

奶奶的遗言

张丽娟

“娃娃现在最难，你们要多多支持她。”这是奶奶弥留之际的话。虽然奶奶离开有一年多了，但这句话始终萦绕在我的耳旁。

2019年10月19日，奶奶去世了，当天我未能守在其床前。父亲说奶奶走时很平静，已经92岁高龄的奶奶没有被疾病缠身的痛苦折磨，很安详地闭上眼睛，仿佛睡着了，眼角还挂着一丝微笑。

远在石泉工作的我凌晨5时接到父亲的电话，父亲哽咽着告诉我奶奶去世的消息，直到恍惚请完假，坐上返程的大巴，望着窗外一去不复返的青山绿树，我还是无法相信这一事实。我不停地坐在身旁的丈夫，是真的吗？奶奶不是好好的么？她还说要等着抱重孙子。那时我已经怀孕七个月，丈夫怕我情绪过于激动，一直握着我的手安抚我。

童年的记忆，有太多和奶奶一起的画面。在我四岁的时候，因为父母忙于生计，无暇照顾我，我成了留守的孩子，跟着奶奶一起生活。奶奶家的房子虽然是土墙、石板房，但是奶奶爱干净，屋里屋外总是整洁亮堂。夏天，我跟着奶奶在河沟浆洗，追鸭子捞螃蟹；冬天，就和奶奶一起上山捡柴火，熏制腊味备年货。

小时候，我总是体弱多病，三天两头要往诊所跑，一生病就得打针，后来

见到医生就躲，连哄带骗就是不愿意打针。奶奶发现我打针处有淤青，为了尽快散瘀，奶奶不厌其烦地每天为我三次热敷。为了鼓励我不害怕打针，奶奶承诺并坚持着每晚给我讲一个故事。奶奶并没读过书，可总是有着说不完的故事，例如狼孩逃荒、板凳三兄弟等。那些光怪陆离的故事，奶奶讲得有声有色。

虽然没有父母在身边，但是有了奶奶无微不至的照顾，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的内心缺失。刚开始的时候，我总是喜欢独处，不愿和其他小伙伴玩耍，奶奶就招呼院子里和我同龄的小伙伴虎子、平儿，搬进家里玩，过家家、打沙包，一来二去我和小伙伴们混熟了，人也开朗了很多。晚上，奶奶忙完家务，就教我剪纸、下跳棋，奶孙俩也是其乐融融。

奶奶出生于民国16年，家中的姊妹众多，从小就靠着给人帮工养活自己，补贴家用。直到遇到从关中南下的爷爷。据说那时候爷爷还是十几岁的少年郎，打得一手好算盘，干活也是利索，奶奶的父亲很是欣赏，不仅没有嫌弃他家贫还将奶奶许配给这个外来的后生。虽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是爷爷奶奶相敬如宾，很是恩爱。奶奶没有上过学，读书识字也是跟着爷爷学的，奶奶很好学，学会了打算盘、识字，也做得一手好茶饭。

奶奶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一向省吃

俭用，但对我总是很慷慨，隔三差五地给我改善伙食。奶奶说，做人做饭都是一样，都是需要用心付出，勤能补拙嘛。奶奶做的豆酱也是一绝，冬天做冬酱、夏天晒稀酱，同样的原料、同样的做法，口感却是大相径庭。

后来，参加工作了，我离家远了，回家的次数就少了。每次回家我也会看望奶奶，但多数是礼节性的，少有和奶奶在一起生活。但凡我回家奶奶总是目送好远，把我的行李包裹得满满当当，似乎要为我装下整个世界。

我以为人与人的感情，会因为距离和时间而变淡，但事实证明，那些牵挂始终都在。婚后，我的第一个孩子意外流产，我每天沉浸在失去孩子的痛苦之中，自暴自弃，以泪洗面。奶奶很是担心，电话里让我回去住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我总是拒绝和别人的交流，也不愿走出房门。有一天，奶奶看我躺在床上默不作声，便轻轻地侧睡在我跟前，半晌我们一句话都没说。几天下来，我渐渐放下那份戒备，奶奶的话不多，可每一句都是那么有力量。如今，再回首这段往事虽然也会感到阵阵酸楚，但当我后来正视这场灾难时，我已经走出那一段阴霾。

2019年，历经一场手术和三年的身体调理，我有幸再次成为母亲，奶奶别提有多高兴，在电话里激动地问间问

短。知道我往返交通不便，中秋节奶奶执意要来看我，当时奶奶已经步履艰难，基本上是靠坐轮椅代步，一路奔波辛苦，奶奶还是强撑着笑容。10月1日，奶奶在家中跌倒，被家人紧急送往县医院，后又辗转安康市中心医院，经过手术治疗奶奶恢复良好。父亲一直在电话里给我报平安，可我还是放心不下，于是请了假，看到奶奶没事才放心离开。然而，正当我满怀期待盼着奶奶回家时，因手术并发症，奶奶病情急速恶化。

后来，就是接到电话的那一幕。因为当时我有孕在身，父亲怕我过于激动，一直都没敢说。最后，我还是坚持去参加奶奶的葬礼。父亲回忆，那时候虽然奶奶已经几滴水未进，但人还十分清醒，她似乎已经感知到死神将至，她叮嘱父亲，她放心不下我。我努力抑制内心翻江倒海的情绪，倒吸一口气，但眼泪还是夺眶而出。

逝者已去，生者已矣。唯有过好往后余生，才算不辜负奶奶。奶奶，我想对您说一声：谢谢您，如果有来生，愿我还能成为您的孙女。



(图一)



(图二)



(图三)

1983年7月31日，安康遭受“灭顶之灾”，安康城堤被洪水冲毁，全城淹没，“7·31”洪灾，成为陕西建国以来最大的洪水灾害。灾后，安康人民奋力重建家园，使新安康从废墟上崛起。

在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第一时间赶到安康城区，在日夜鏖战、抢险排涝的空隙，极度疲乏的战士们就地休息(图一)。

1983年8月中旬，兰州部队战斗工团的文艺兵在安康城区原地委行署大门外的场地慰问灾区群众(图二)。

特大洪水袭击下，安康城区大北街和所有街道一样，房屋受损严重。灾后，战士们奋战在火线上！(图三)。

吴定国 摄

夜宿瀛湖

王腊梅

座宛若仙境的小岛，我感慨万千。这个地方我已经不记得来过多少次回，但每次来到这里的感受和心境却不同。

儿时，同家族亲人们一起去瀛湖游玩，坑洼的蛇形公路让人害怕，一路走一路晕车，但也不妨碍游玩的美好心情。长大了，这里成了我们度过节日、生日的首选之地。再后来因妹妹辗转转到那儿工作，它就成了我最牵挂的地方。

如今随着瀛湖生态旅游的蓬勃发展，让我对这个地方有了更深的眷恋。不必为夜色降临而被迫返程，也不必为了看不到晨起的湖光心存遗憾，这里已然成为我治愈内心的圣地。

这沿途的绿色风景，应季的枇杷、杨梅等各色水果，独特且肥美的富硒鱼，无不令我合不拢嘴又迈不开腿。带着女儿去岛上喂白鸽，摘最新鲜的莲子

给女儿吃，看着她开心地笑着闹着，我心里也乐开了花。

要去民宿那是必须要乘船的，我站在船的中央，伸出手来，感受着这凉风习习。岸边的绿色快速从眼角飞奔而过，湖面上时不时跃出一条条鱼儿，我惊叹地叫出声来。

“到了！”眨眼的工夫，一栋闪亮透明的玻璃房子就在眼前了。沿着湖边的阶梯漫步上去，一大片荷塘翠绿欲滴，荷塘中央有一架小型水车，俨然一副小桥流水人家的和美景象。

房子宽敞明亮，落日余晖透过玻璃散落在客厅的榻榻米上，一缕缕地灿烂着我的心房。随着夜色降临，灯光倒映在湖面上，这里既有乡村的宁静，又有城市里的灯光旖旎，再放一池温泉水褪去满身的疲惫，洗净铅华与人生的烦

恼。休憩片刻，这才悠闲地沿着室内的楼梯一层一层细细品味。二楼的阳台很宽敞，室内所有的布设无一不体现出纯天然的味道，书架上整齐摆放着上千本国内外名著任人阅读。

越往上走视野越发开阔了，对面玉兴桥上的灯光也已经完全亮起，清晰地倒映在湖面上，一波又一波的水纹，乱而不散，明亮又不刺眼。若不是院子里的烤肉香气扑鼻，我想这样的灯光也足够我消磨一整夜的时光了。

月光下的瀛湖水色无限，这里风平浪静，晚间空气清新怡人，随着收获季节的到来，传来阵阵的草木清香，还有熟悉的鱼腥味道。湖面静悄悄的，夜景这里独好。我们围坐在一起，吃着烧烤和着歌，不舍得离去。瀛湖的夜色很深了，四处一片漆黑，只有码头、鸟岛、翠屏岛等地方灯火辉煌，灯光照在湖面上，朦朦胧胧若即若离，头枕着瀛湖，我安然入梦。



亮堂堂的灶膛

周芬芳

我的老家在秦巴山白河，人说这里“山大石头多，地无三里平”。我家在一面阳坡上，约两里路的山脚下小河边，一条乡村公路蜿蜒通向远山。上世纪中后期，这样一个起脚就爬坡的小山村，一年四季连烧火做饭的柴都不够。

不是山上不长树木，而是因为老人家多地少，大集体时被饿怕了，土地包产到户之后，个个勤谨有加，稍有点儿土的地方都被整理出来，哪怕只能点上几窝土豆或栽几棵红薯。每年也栽树，但大都是经济林木，以柿子、桐籽、桑树、杉树、红椿为主，这些是不能砍伐当柴烧的。而自然生长的槐树、桦树等燃料类树木，根本没有它们生长的好地方，只能长在乱石窝里。因而当周边大部分人都还在吃不饱的时候，我们那里最愁的不是没米下锅，而是灶膛里没柴烧。

也许当年的困窘印象太深，以至于每当看到被遗弃的木材或路边的干树枝，老是莫名觉得可惜，总会想像它们在炉灶里哔哔剥剥地燃烧，以及灶膛里红彤彤亮堂堂的模样。

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排在了第一位。那时，各家地里收完粮食的包谷秆、籽麻秆、油菜秆、绿豆禾、黄豆禾等都被收集起来晒干，捆成捆扛回家，码在屋檐下或阁楼。庄稼不最多的是小麦秸秆儿，堆起来房子一样高。下雨把最上面一层淋湿，沤烂变黑了，下面的反而被压实了，不易过水，做饭时使劲拽出来，还是黄亮亮的颜色。如保存得好，可以烧几个月。

不管怎样，灶洞里有烧的总算不错的。庄稼不烧完了，就得弄柴，总不能吃生的吧。大人要干农活，院儿里的半大小子供灶门是必须的，弄柴是最让人烦恼的事。不光因为这是重体力活儿，其实更费心。总得有地方弄吧？于是有的娃把目光瞄准了远处邻村的柴山。一大早一声哟喝，一溜烟跑了，到晚上扛一捆湿重的枝丫柴回来了。也不管会不会即刻有人寻迹而来，害得父母又是陪好话，又是烟酒茶饭的好招待。碍不过都是乡里乡亲，到底气冲冲来乐呵呵去。

有男娃子的人家尚且如此，只有女儿的我们家最堪忧。况且像偷柴这样的事我和姐姐压根儿做不来，既没力气，胆子又小。

我那时在上初中，十一二岁，大姐二姐出嫁了，四姐和母亲身体弱，父亲工作在外，偶尔探亲回家一两天。三姐比我大十岁，就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力，除了干地里活儿，还和我负责家里平常烧柴。庄稼是有限的，有时候早上我还得一早出去，割一捆柴草回来再去学校。

秋天，桐籽熟了，打桐籽时树叶儿一齐被打落，等到秋深，桐籽树上剩下的叶子都落光了，树下铺了厚厚一层，晒上几个太阳，变成黄铜色。我和姐姐背上大背篓，提上竹篮，找片桐籽树多叶厚的地儿，把地上杂草齐齐割掉，和桐籽叶儿一齐用刀朝一个地方耙滚，树叶越滚越多，再用竹篮把别处零散的树叶捡回来，倒在一起，半天工夫，堆得跟小山一样。三姐用龙须草结成十字，把树叶捆成结实的草包。三姐打包和装背篓的技术非常好，我们背着比头高米把的叶子包，在树林里钻来钻去，也不会被树枝挂翻。自家的桐籽树叶捡没了，住在七里扁梁子上的二姑让我们去她家自留山上，把地上落的桦树树叶和松针。背回来后，一捆捆码在厨房的竹楼上。

二姑的两个女儿也在我一个学校上初中，有时早上二姑还让她们一人扛一捆干柴丫送来。想想那时，那么远的山路，俩姑娘不定为这哭过多少次。

舅家大儿子小时候生病生傻了，不会做别的，但很会砍柴，每年腊月二十几，舅娘就收拾一担干柴棒子，让他给我们挑来过年用。这一来一回要跑六七十里，一挑就是十几年。

大姐在离家八九十里的山里乡政府工作，每年冬里她都会在当地买一些粗桦树柴，请人锯短，再让顺路的小蚂蚱拖拉机捎回来，倒在公路边，喊我们下去搬。遇到刚好从山下放学的娃子和放工回家的乡亲们，都会帮忙带上一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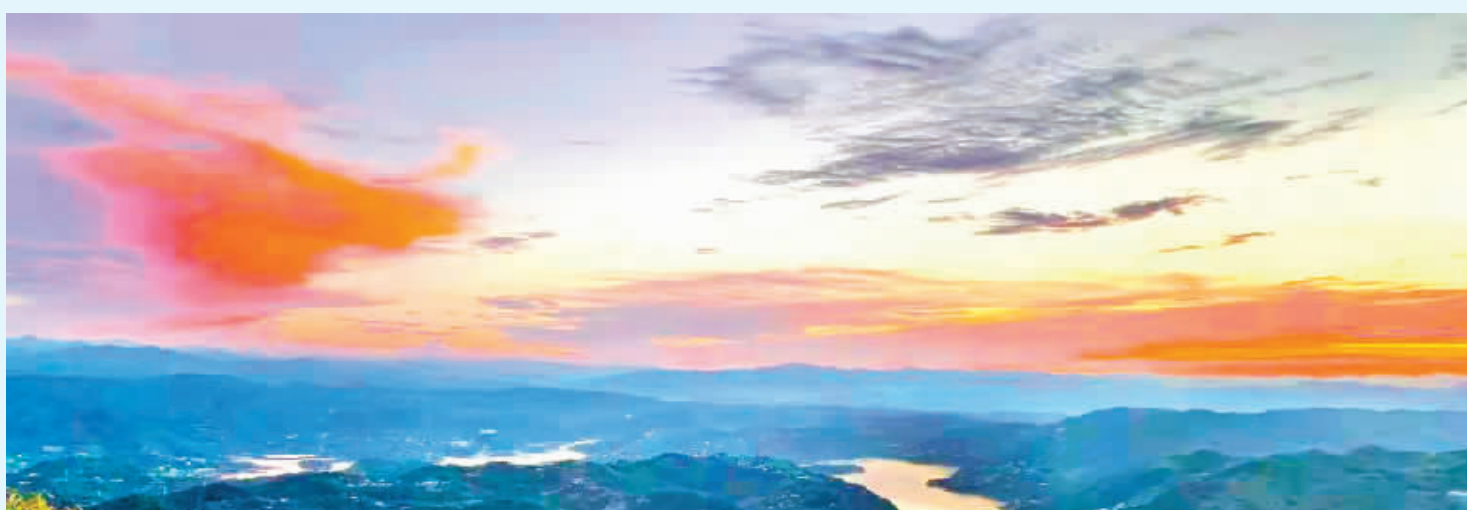
这些别人送的或是大姐买的硬柴，母亲总是舍不得烧，要留着过年过节或实在没柴做饭时备用。平时做饭烧庄稼禾，割的柴草和捡拾的叶子，一个人做饭时，特别忙，灶上一把，灶下一把。柴禾码在露天地里，时常担心半夜变天，睡梦中听见风声，赶紧爬起来，抢在雨前多抱些堆在灶门口。很多年，每逢半夜下雨心里仍会惶惶不安，总担心有什么东西淋湿了。

遇到连阴雨天就会很糟糕，只好用平时舍不得烧的干柴和外面的湿柴搭配着烧，灶膛里闷得像烧火粪，只冒烟不出火。烟囱排不出去烟，倒灌一屋子，呛得人咳个不停，涕泪双流，人不得不用吹火筒不停地吹火。父亲在家时，老是爱催饭，母亲拿着锅铲站在锅边干着急。每到这时我就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买很多干柴，好让母亲利利落地做饭，灶膛不再冒黑烟。

后来，我终于和大姐一样，用自己的工资给家里买了干柴。过了几天，三姐一家搬到县城了，我亦成家离开，我们都用了液化气，最近几年又过了天然气，阀门一开，锅底腾升起蓝莹莹的火苗，一顿饭立等可取。可是，却时常怀念那柴火灶饭菜的味道。每次去乡村游玩，大家也总是对农家乐火饭特别青睐。我想，这并不意味着柴火饭菜有多好吃，而是它承载了太多我们对那些岁月的记忆吧。遗憾的是，父亲和母亲已经去世十多年了，再也看不到现在这种新生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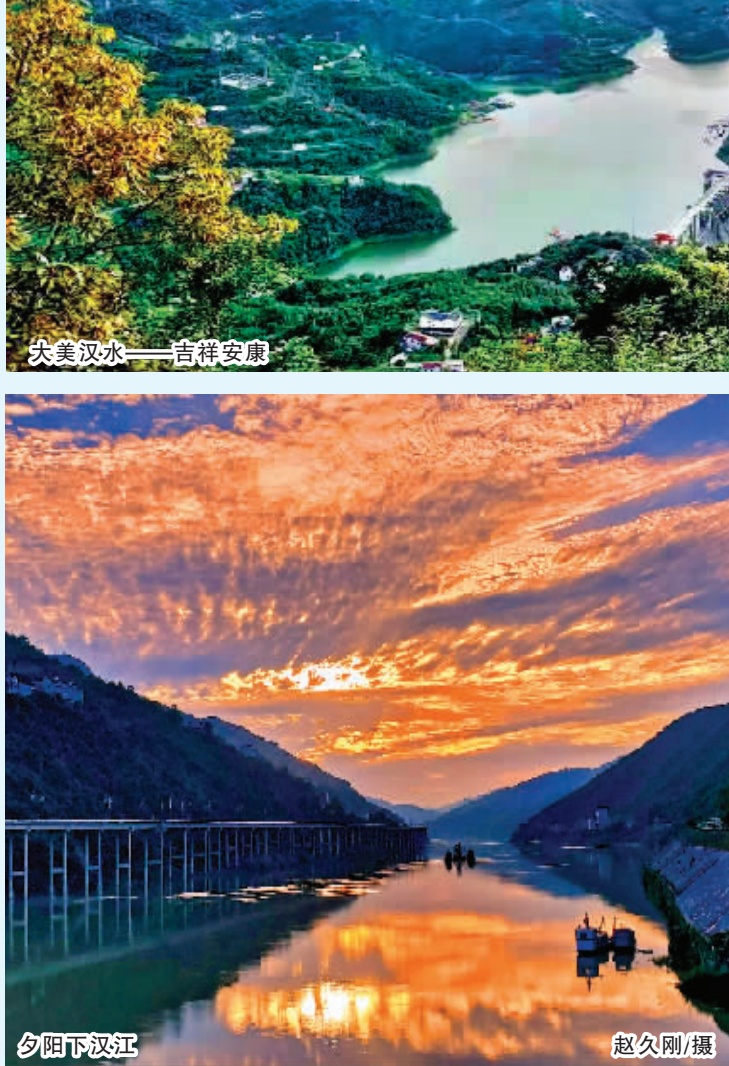
『生态安康·秀水之歌』

摄影暨美文大赛参赛作品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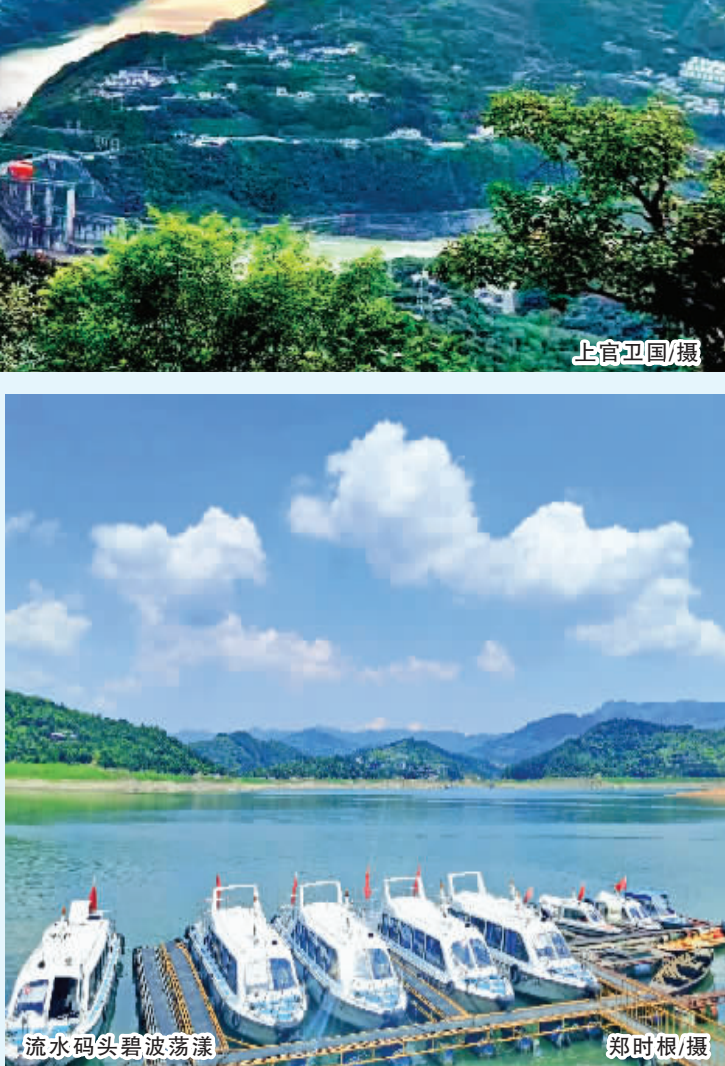
大美汉水——吉祥安康

上官卫国/摄



夕阳下汉江

赵久刚/摄



流水码头碧波荡漾

郑时根/摄